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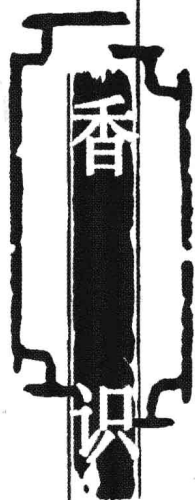
香

识

扬之水 著

煮雨文丛 II

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扬之水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香识 / 扬之水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8

(煮雨文丛. 第2辑)

ISBN 978-7-5495-0592-0

I. 香… II. 扬… III. 香料—文化—中国—文集
IV. TQ6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537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635 mm × 965 mm 1/16

印张: 11.75 字数: 170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册 定价: 6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001	莲花香炉和宝子
031	香 合
053	两宋香炉源流
119	印香与印香炉
127	宋人的沉香
155	龙涎真品与龙涎香品
165	琉璃瓶与蔷薇水
181	后 记



1-1-1 错金博山炉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1-1-2b局部

莲花香炉和宝子

礼神仪式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熏香习俗中土很早就有了。熏香所用的香料，早期为禾本科的茅香，时称熏草或蕙草。与熏草配合的熏香器具是炉身很浅的豆式熏炉。西汉中叶，南海乃至远西的龙脑、苏合等树脂类香料传入中土，此类香料芬芳馥郁远过于茅香，因不免渐渐占得上风。它的熏香方

式却与茅香有很大不同，即树脂类香料并不像茅香那样可以直接燃烧，而须在下面承以炭火，与它配合的熏香器具自然要随之变化，于是出现了博山炉。两汉博山炉颇有精品存世，可知其制作曾盛极一时¹（图1-1）。为了下容炭火，博山炉与豆式熏炉相比炉腹要深，炉盖则成耸立的



1-1-2a 错金银博山炉 陕西兴平县出土

1 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铜博山炉、鎏银铜博山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彩版九、彩版二二，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又陕西兴平所出未央宫中物“金黄涂竹节熏炉”（咸阳地区文管会等《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图版四：1，《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九期）。



1-2-1 绿釉博山炉 陕西
长安县隋丰宁公主墓出土



1-2-2 绿釉博山
炉 故宫博物院藏



1-2-3a 绿釉博山炉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山尖，山峦重叠处是细小的出烟孔，因此有了发烟舒缓之效²，所谓“掩华终不发，含薰未肯然”³，正是贴切的形容。梁吴均《行路难》“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玉阶行路生细草，金炉香炭变成灰”⁴，博山炉的熏香方式也描绘得清晰，只是这里咏物寄意把它化作了美丽而忧伤的意象。

南北朝时代，博山渐同佛教中的莲花结合在一起，其时石窟造像中出现了不少刻画精细的图案，如洛阳东关出土的北魏神王石碑座中的博山炉⁵（图3-11-1）。虽与之呼应的实物并不多见，但隋唐时代的陶瓷制品与它衔接得很紧，因此能够显示出这些石刻艺术本来不乏现实的依据。比如陕西长安县隋丰宁公主与驸马韦圆照合葬墓出土的绿釉莲瓣蟠龙博山炉，仰莲炉座由一对蛟龙

2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焚燃树脂香料的香炉，“炉身要作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炭火，树脂类香料放在炭火顶上，使之徐徐发烟”。为防止炭火太旺，炉身下部的进气孔常常缩成很窄的隙缝，“甚至往往作成封闭的，同时将炉盖增高，在盖上面镂出稀疏的小孔，透过小孔的气流挟带熏炉上层的香烟飘散，而炉腹下部的炭火由于通风不畅，所以只保持着缓慢的阴燃状态，正适合树脂类香料发烟的需要”（页360~361，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关于早期香料与熏香器具的发展演变，此著述论最得要领。

3 南齐刘绘《咏博山香炉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页1469，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

4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页1729。

5 《中国画像石全集·8·石刻线画》，图四九，山东美术出版社等二〇〇〇年。

宛转托出，炉盖依然博山旧式，但传统的山峰演变为联珠纹沿边的钹式花瓣，其上则是精细的孔雀翎纹⁶。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一件绿釉莲瓣蟠龙博山炉，式样与它几无二致，前件收藏者定其时代为隋⁷，后者定为唐⁸（图1-2）。此外如夏威夷火奴鲁鲁美术馆藏唐代白瓷莲瓣博山炉，又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唐代白瓷蟠龙博山炉⁹，花瓣之饰均取象于如意宝珠¹⁰，构思都很新巧（图1-3）。六朝人咏博山炉，说它“下刻蟠龙势，矫首半衔莲”，“蔽野千种



1-2-3b展开图局部

6 《考古与文物》二〇〇〇年第四期封面。

7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晋唐瓷器》，图八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二〇〇二年。

8 《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4·隋唐》，页264，小学馆一九九七年。

9 《陶磁大系·37·白磁》，图二，平凡社一九七五年。

10 《中国の陶磁·5·白磁》，图六，平凡社一九九八年。



1-3白瓷博山炉 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

树，出没万重山。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¹¹，与诗对应的一个难得实例是百济故都扶余陵山里出土的铜莲花博山炉，时代约当中国初唐¹²（图1-4）。驾鹤王子出没重山，在隋唐时代的中土博山炉虽已是前朝旧事，不过莲花却是不变的意象。唐人说：“钿云蟠牙比鱼，孔雀翘尾蛟龙须。漳宫旧样博山炉，楚娇捧笑开芙蕖。”¹³以前举隋唐博山炉之例与此诗相对看，正可见出二者的同声相应。孔雀翘尾和钿云蟠牙自是新的艺术构思，蛟龙与芙蕖，却旧样依然。

唐代另外有一种莲花式香炉则是装饰莲花的炉盖同多足炉的合二为一。炉身的式样，源自两晋南北朝

11 南齐刘绘《咏博山香炉诗》。

12 《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10·高句丽、百济、新罗、高丽》，页197。韩国学者全荣来曾就此炉来谈中土博山炉的型式变迁及扶余香炉的造型来源，论述很详细，见《香炉の起源と型式変遷》，《古代文化》第四十八卷第一号（京都），一九九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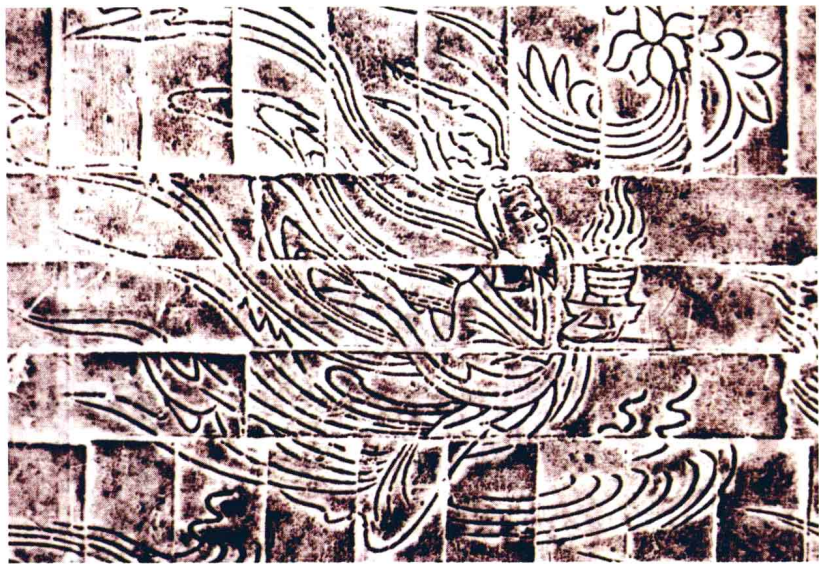
13 李商隐《烧香曲》，《全唐诗》，册一六，页6252，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



1-4铜博山炉 百济故都扶余陵山里出土



1-5-1 青釉五足炉 江西南昌县莲塘镇出土



1-5-2 江苏丹阳南朝墓墓室画像砖

常见的一种多足香炉——或三足或五足，尺寸很小，多带承盘，连盘通高不超过十厘米，如江西南昌县莲塘镇出土的南朝青瓷五足炉¹⁴（图1-5-1）。江苏丹阳胡桥宝山南朝墓室砖画中有手捧此炉的仙人，香炉里冒着的轻烟也刻画得很清楚¹⁵（图1-5-2）。隋唐沿袭此式，而常在炉足上面增加繁复的装饰，比如兽面，比如力士，洛阳李楼下庄出土的初唐三彩五足炉可以为例¹⁶（图1-6）。大约与此同时，为这种样式的香炉加一个覆钵形的盖并在炉盖上面装饰莲花，也成为风气，此在敦煌壁画中极常见，实物的例子也不少，著名的一件鎏金莲花纹五足银香炉出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图3-15）。同出又有高圈足银香炉一件，出土时，炉盖贴着签封，墨书标其名为“大银香炉”（图3-16-1）。又



1-6三彩五足炉 洛阳李楼下庄出土

14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尘封瑰宝》，图3-22，江西美术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15 姚迁等《六朝艺术》，图一九五，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16 洛阳博物馆《洛阳唐三彩》，图八五，河南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按，如此造型的炉已见于西汉，如西安三桥镇西出土的一件铜五足炉，高十四厘米，口径二十厘米，据炉的口沿处铭文，知其名为“炉”，乃武帝天汉二年奇华官中物。《秦汉文化》，页261，学林出版社等二〇〇一年。

一件银香炉失盖，炉底镌文有“五十两臣张宗礼进”¹⁷（图1-7）。三件香炉都把莲花作为装饰纹样，一、二两例炉盖、炉座饰莲纹，盖钮作成莲花苞，出烟孔也凿成莲瓣式的小洞眼。末一例在炉座上面镌刻覆莲纹。在佛教艺术的渗透中，香炉完成了意象与造型风格的转变，各式莲花香炉便是新风之一，并且由于香宝子的出现，而又有了新的创造。

使用茅香的时代，备用的香料多放在竹筒里。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木槨中有一枚其上墨书“蕙（蕙）一筥”，出土的竹筥也正有一件里面装满条理成束的茅香根茎¹⁸。但捣罗成末的龙脑、苏合诸香，却不宜存放在这一类容器里。湖北鄂城三国墓出土一件双叠式青瓷熏炉，下为



1-7a张宗礼进银鍍金香炉



1-7b香炉铭文

1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六三、六四，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18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册，页114、111，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双耳鼓腹撇圈足之器，上则一具有器盖、无器底的镂孔瓷笼，其腹间又特别作出一个小圆筒（图1-8）。上器出烟，下器容炭火，而附在炉间的小圆筒，便很可能是用来盛放香料¹⁹。以后，香末又依各种配方调制成香丸或香饼，它与香炉配合放置，也有了专门的容器，其时器有专名，名作香宝子，简称香宝或宝子。敦煌文书中记有“铜香宝壹并盖”，“鎗石香宝子貳”²⁰；《敦煌变文集》卷四《降魔变文》描写舍利弗与劳度叉斗法中的“风树之斗”，云“六师被吹脚距地，香炉宝子逐风飞”²¹，都是很明确的例子。这一名称也保存在《宋史》与《金史》的《舆服志》里²²，如《宋史》卷一四九《舆服一》，曰政和三年议礼局更上皇帝车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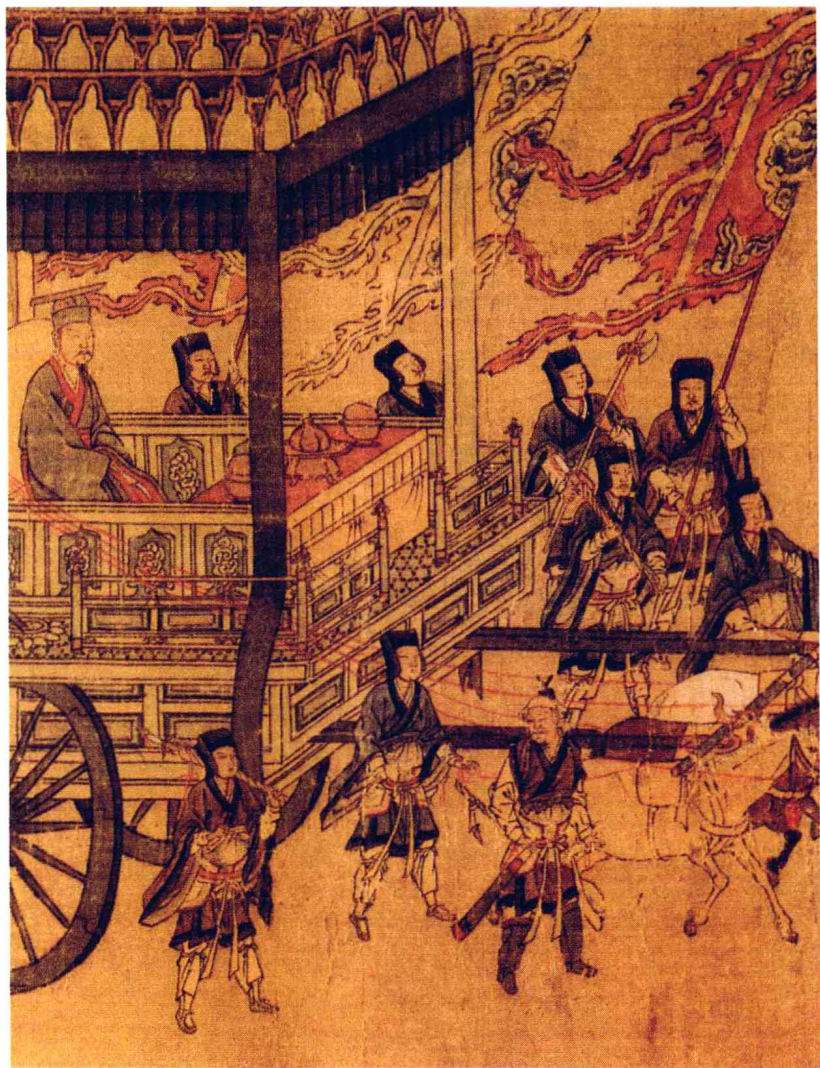
1-8青瓷炉 湖北鄂城三国墓出土

19 《中国陶瓷全集·4·三国两晋南北朝》，图三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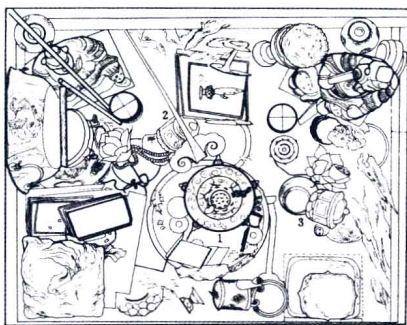
20 伯·二六一三，《咸通十四年敦煌某寺器物帐》，黄永武《敦煌宝藏》，页470，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

21 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页388，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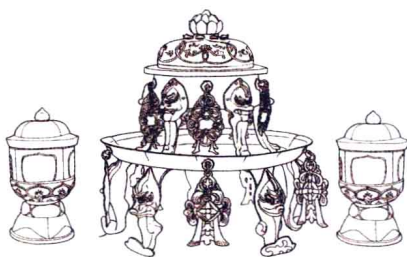
22 唐代以后，宝子的名称在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经不很常用，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钱镇州回文后》云，国初钱镇州惟治尝有“宝子垂绶连环”之诗，“题者多云宝子弗知何物，以予考之，乃迦叶之香炉，上有金华，华内乃有金台，即台为宝子，则知宝子乃香炉耳”，“岂汉丁缓被中之制乎”。所谓“多云宝子弗知何物”，乃是当时一般人的认识水平，而黄氏考证所得，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



1-9《孝经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10法门寺塔地宫后室器物分布图（第一层）



1-12银鎏金香炉和宝子 法门寺地宫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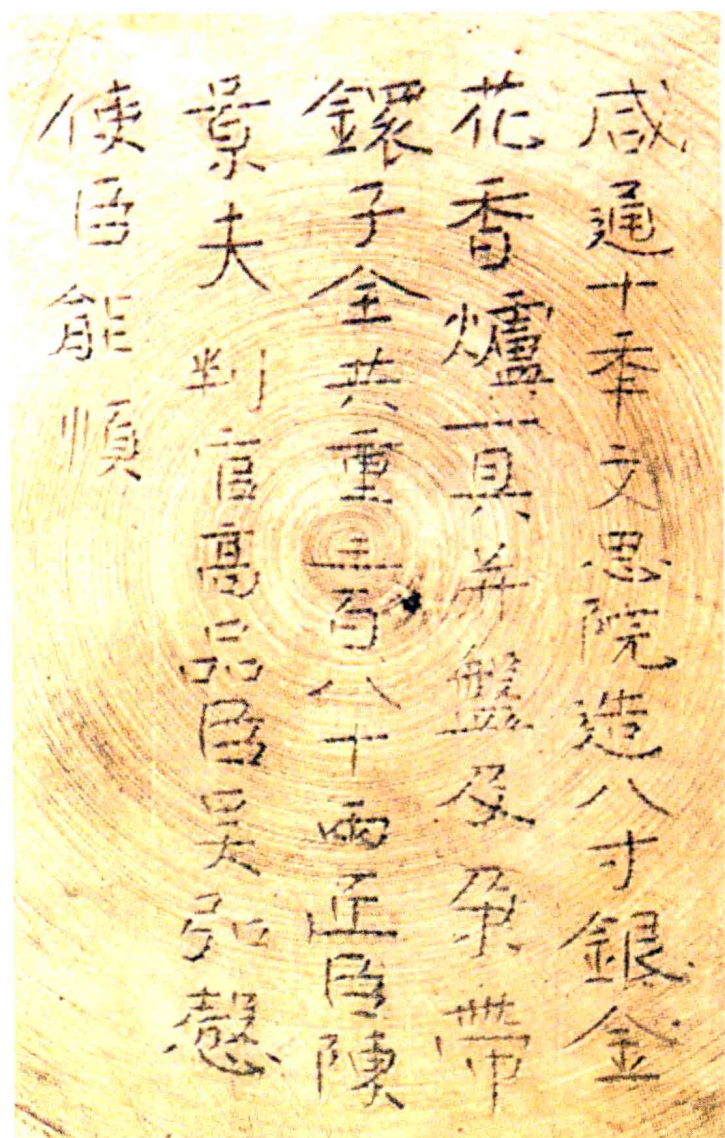
1-13佛指舍利纯金宝函（左面）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

之制，其中说到“香匱设香炉，红罗绣宝相花带香囊，香宝”。旧题南宋马和之绘《孝经图》，中有一幅即在枱中案上以中间香炉、两边宝子一字排放，可以为证（图1-9）。此前最清楚的一个实例，见于法门寺塔地宫。前举鎏金莲花纹五足银香炉即出在地宫后室靠中部的位罝，香炉两旁，则是一对鎏金人物纹银香宝子²³（图1-10、图1-12）。香炉炉底铭文云“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鐎子全共重三百八十两”（图1-11），而立于地宫前室门外的《衣物帐碑》，记有“香炉一副并台盖朵带共重三百八十两，香宝子二枚共重四十五两”²⁴。可知香宝子一对与此件香炉正是香具一组。此外一个确凿的证据，是地宫中佛指舍利八重宝函中的银鎏金宝函与纯金宝函纹饰也恰好刻画着香炉两边的一对宝子，与地宫出土的实物若合符契²⁵（图1-13、图2-3-2）。

23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页37，图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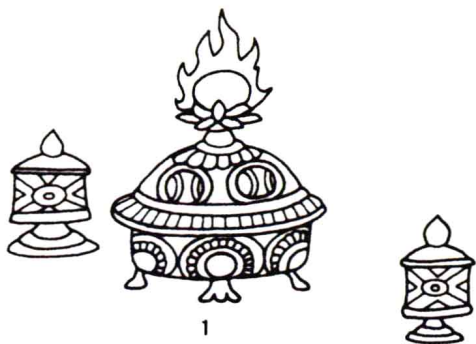
24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二〇三。

25 《法门寺考古发掘报告》，彩版一〇三至一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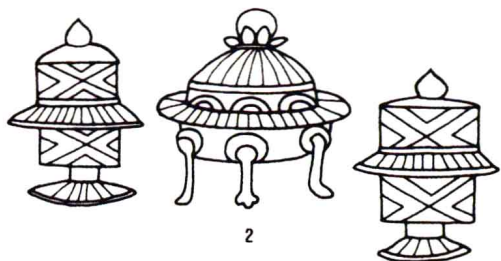


1-11 銀鑲金香爐爐底銘文 法門寺塔地宮出土

宝子与香炉配合放置的情形，大量见于敦煌壁画。香炉和宝子的位置，在壁画里也已经比较固定，即多半置于佛座前面的香案上，中间香炉，两边宝子。宝子的形状不止一种，莫高窟第九窟的一幅白描图中，所绘香炉两旁的宝子，式样与法门寺所出最为相近²⁶（图1-14-1），此图时属晚唐，也与法门寺出土器物的时代大体相当。又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佛前香案上的香炉和宝子，形制亦与法门寺所出者相似²⁷，且二者乃同一时代，正好可以互证²⁸（图1-14-2）。



1-14-1 绘画中的香炉宝子 莫高窟第九窟中心柱西向面



1-14-2 绘画中的香炉宝子 唐咸通九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首图

26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图一七八，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27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版画》，图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28 又有一种分置于香炉两侧的宝子，喇叭形高足，半球状的器身和器盖，盖顶中央为相轮形的钮，敦煌壁画中也多见。日本正仓院藏有与之形制相同的“黄铜合子”，一般认为它是盛香的用具，亦即所谓“佛前供养具”（《平成六年正仓院展目录》，图六八）。而近年江西瑞昌范镇出土的一件铜盒，与此极似（同出尚有一件带塔形镇的鹤尾炉，见《尘封瑰宝》，图4-27、4-28），则正仓院所藏当为唐代制品，二者可为壁画之参证。